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二十四回 失信義九寨主喪命 潛水中於老俠擒賊

上回書說到：地道逃走四寇，鎮東俠和海川都十分震怒，這二位最恨失信之人。於老俠年高有德，老成練達，頗有涵養，帶著這些人來到前廳。於老俠仔細觀瞧，嗯？不對頭哇！金銀亂石島九家寨主全都換好衣服，都是短衣襟小打扮，絹帕纏頭，手持利刃，準備廝殺。兩旁燈球火把，亮子油鬆，照如白晝，噲亮亮聚將鑼聲，響徹雲天。九寨主身後站著韓寶、吳志廣、陸寅、陸豐，臃胸疊肚，吐氣揚眉。於老俠一看，「騰」的一下火兒就撞上來了！我們三個人一夜之間破你達摩堂實非容易，真可說費盡三毛七孔之心，九牛二虎之力！說良心話，萬一打不開，三俠名譽掃地！像西方俠於成，這一百零一歲的武林前輩怎麼出人家金銀亂石島？到現在打開了，賊人卻跑到他們身後頭去了！不過，老頭是說合人，沉得住氣。來到切近，一躬到地：「馬寨主。」三孔獨角蛟馬彪一看人家來了，臉兒有點發燒。看來呀，不怕沒好事就怕沒好人哪！因為西方俠於成第一次在船上跟他們九家寨主見面，叫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，當場動手就打上了，劍斬了喬玄齡，打走了羅威羅聲遠，老俠於成戰死四魚後，傻小子於恒於寶元又來了，玉頂白鶴谷瑞一瞧就覺得這事可了不得，本來西方俠於成他們幾個人就是猛虎啊，再加上這麼一個天真爛漫的猛英雄，他們的本事可太大了。他跟大寨主馬彪商量：「哥哥，先請他們眾位回去，有什麼話咱們大家回山商量商量，然後再說。」馬彪很聽谷瑞的話：「嗯，好吧。」這樣，才請三俠他們大伙兒回店，派人再找羅威，已經找不到了，馬彪的心裡很難過，他就這麼一個外甥。把喬玄齡他們幾個人的屍體全都葬埋了，船隻上的血都擦淨了，大家回轉大寨。到船塢下了船，順著三道寨門一直來到大廳，吃完了飯，哥兒九個坐下商量。「二弟呀，你打發三俠走了，這是怎麼個意思呀？」「哎呀，我的哥哥、眾位賢弟，西方俠於成、聖手崑崙鎮東俠侯振遠跟童林他們仁人多大能耐呀，那是跟咱們上一輩的並肩人物，你我弟兄的本領，根本打不過人家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，寒拘著火了。真的在戰船上這樣兒打下去咱們得吃虧。您瞧來的這傻小子沒有？以前咱總認為在大江之中咱們的水性最好，可謂江中無敵手啊。但這位傻小子多大的水性，誰在水裡幹得過他呀？明明咱們要打敗仗，不如這個時候說句好話，全師而退。我想了個辦法，跟你們哥兒幾個商量商量。」大寨主聽到這兒，便問：「嗯，賢弟呀，你說吧，把他們幾位請進來。」時間不大，韓寶、吳志廣、陸寅、陸豐全都進來了。

大寨主馬彪看著陸寅、陸豐就想到陸占鼇：你把這樣的人帶到山裡來，與你我弟兄的臉面名譽都不好呀！韓寶、吳志廣沒關係，他為了一口氣跟童林鬥上了，北京城盜國寶，這說得講得，在綠林之中是橫人辦事！可這兩人就不是了，臭賊呀！沾上我金銀亂石島了，我們是鐵善寺的門人弟子，真給門戶丟臉哪！不過事情已經到這兒了，再埋怨他又有什麼用啊？這時谷瑞跟韓寶、吳志廣商量：「二位少莊主，看來這件事情要鬧大了，不瞞你們二位說，在戰船上動手，我們甯說把西方俠於成跟聖手崑崙鎮東俠侯振遠給贏了，恐怕一個童林，我們也辦不到哇！」韓寶點了點頭：「二寨主，不錯，這個童林我們會過，說真的，我們哥兒倆也打不過他一個人。」「對呀。所以這一次呢，我使了一個緩兵之計，二位少莊主，在我們金銀亂石島後山，我們鐵善寺的祖師爺在這兒立了一個達摩堂，當然設有消息埋伏，那裡頭全部都是九九八十一門各門各派的武術精華，別看它裡頭有的人物和鳥獸昆蟲，但是它十分厲害，諒三俠的能為再高，要打算破這達摩堂，是不可能的。在達摩堂的當中，有這麼一個鐵籠子，我準備把你們四位捆好了，當著他們的面把你們裝在鐵籠子之內，跟他們三俠打賭，破這達摩堂。不知道你們二位肯讓我們弟兄這麼做嗎？」韓寶一聽，覺得太懸，便道：「二寨主，我們哥兒倆因親靠親因友靠友，我們鬥的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，因為他把我們師爺鐵臂羅漢法禪僧，我哥哥陸地金蛟賀豹都給打吐血，我們鬥的是他。所以在紫禁城盜出國寶翡翠鴛鴦鐲，只要皇上一怒，傳旨把他抓起來一殺，我們可以馬上舉著國寶到北京午門叩關，我們獻給萬歲，請旨領死。您要把我們哥兒倆一捆起來押在您這兒，反為不美。」「二位錯了，就算你們哥兒倆能跟童林完得了，我弟兄九人跟童林都完不了。你們哥兒倆也不是不知道，童海川奉師命下山興一家武術，滅我鐵善寺的山門，我師兄紫面龍君羅烈羅燄光一家子被童林所害，這是你們帶來的消息，到現在我們這小外甥羅威羅聲遠叫侯振遠給踹到江裡去了。還有太湖鍾山獅子寨我們師兄孟恩孟少伯這些人，也叫童林給殺了。光我們鐵善寺就跟他童林完不了，你們哥兒倆害什麼怕呀？不要緊，我們可以給你們係活扣兒，也是當時係，他們什麼時候來，我們什麼時候才把你們送進去。到時候你們互相一背臉兒，你的手解他的扣兒，他的手解你的扣兒，就全開了。而且這個鐵籠子的底板是塊鐵板，有個插銷，只要你一拔這插銷，鐵板立起來，有一股地道，直通到達摩堂外。上來以後你們可回前廳來，這不算什麼呀！」韓寶還不大樂意，谷瑞說：「這麼辦吧，你們哥兒倆跟大伙兒瞧瞧，咱們先把陸寅、陸豐他們哥兒倆捆上，讓他們呈驗呈驗，然後再決定你們可不可以這樣辦。來呀，把他們兩人叫過來。」陸寅、陸豐知道他們所為之事不光彩，不敢硬碰，低著頭兒過來一聲兒不言語。兵丁按著谷瑞谷仙知所說的，捆好了係活扣兒，然後大伙兒帶著這兩個人一直來到達摩堂，在達摩老祖聖像的後頭，拿鑰匙捅開了鐵籠子，打開了鐵門兒把二人放進去，鎖好了鐵籠子。谷瑞說：「你們倆人試著自己解解。」兩個人扭過臉來，互相一揪繩扣兒，繩扣吐嚙下來了，一拔插銷，鐵板一立，兩人出溜就到底下去了，哥倆順著地道往外走，結果走到達摩堂的東南角的一塊大石頭後頭，這兒有塊板兒，打開板從裡頭上來了。谷瑞得意的問：「二位少莊主，我們說瞎話了嗎？不過是拿你們四個人當作香餌，咱們釣的是金鼇！姓於的、姓侯的、姓童的都是成名人物，他們不能說話不算，但是有一樣，諒他們能為再大，也打不開我們達摩堂。到時候一越限期打不開了，不用讓他們死，他們自己都得碰死！二位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嗎？」

韓寶、吳志廣點頭答應：「可以啦。」說好了以後，大家回去，把這鐵籠子鐵板依然銷好，然後回到前廳，這才派金錢水豹陸占鼇送信來到興隆店，說得三俠答應了，決定明天進山。人家金銀亂石島全都準備好了，並當著三俠的面把四寇捆好押進鐵籠，只等到時候來人打了，而且派了三鼠迎接他們打達摩堂。其實，後山進展到什麼程度，四個賊寇知道得清清楚楚，早有人通風報信了。馬彪一看壞了，畫虎不成反類犬，這三個人把達摩堂打開了。也就在這個時候，四個人一瞧童海川他們都到了第五層了，知道人家打開了，就趁著童海川跟達摩老祖聖像動手的時候，他們互相一背身兒，把繩扣兒蹬開，鐵銷子一拉，鐵板一立，四個人順著地道噲噲噲下去了，跑得噲噲作喘。

又打這大石頭後頭鑽出來，撒腿就奔前廳跑了，挑簾進來，忙說：「大寨主、二寨主、眾家寨主，人家西方俠於成他們幾個人已經打到達摩老祖聖像前了。」馬彪馬雲龍就看了谷瑞一眼，谷瑞惱羞成怒：「哥哥，馬上鳴鑼聚眾，跟他們三俠拼了！」命令下達後，「噲啾啾」鑼聲一響，所有的兵丁都來到前廳，眾家寨主各自把兵刃帶好，這四個年輕人也把東西包袱收拾好了，來到大廳前，隨同九家寨主往這兒一站。

現在西方俠過來抱拳說道：「大寨主，我們已經應前言打開您的達摩堂了，為什麼這四個人到了您的身後？」老俠於成面帶春風，一點兒也沒著急。

馬彪馬雲龍有點羞刀懶入鞘，其實馬彪倒是個硬漢子，他乾張著大嘴說不出話來，只得轉過頭來對谷瑞說：「二弟，這事是你辦的，你說說吧！」谷瑞這個氣，你非得把我給賣出來呀！玉頂白鶴谷瑞用手點指：「於老俠，讓你們破破達摩堂，跟達摩堂裡的昆蟲人物動動手，就是試試你們弟兄到底有多大能耐，敢不敢跟我弟兄較量，配不配跟我弟兄較量！現在你們把達摩堂打了，知道你們的本領不錯了。不過還有一樣，要打算要這四個人，還得贏得了我弟兄九人掌中的軍刃兵器，然後你們可以任意捉拿，贏不了，哈哈！」

這個話太不講理了，老俠於成再能忍耐也受不了哇！老頭兒鬚眉倒豎，虎目圓睜，一捋領下的銀鬚，用手指點：「谷瑞，好小子，你說話不算話，言而無信，綠林道兒哪有你這樣的人物？你分明是雞鳴狗盜之徒！盡在老夫面前花言巧語，即便再戰一場，我也要把這四個賊人拿住！你欺負我老呀，不錯！姓於的今年一百零一歲了，但是我身體老巴掌不老。過來，你們那一個不怕死，在

老太爺眼前頭轉個圈兒，讓我開開眼！」谷瑞谷仙知往後一撤步：「嚙！老兒於成倚老賣老，誇下海口，哪位仁兄賢弟當場會鬥於成！」他剛說到這兒，旁邊轉過人來了：「二哥，小弟不才，願與於成較量。」谷瑞一看，是金錢水豹六寨主陸占鼇。

這個時候，海川可要亮傢伙了，老俠侯振遠一擺手：「兄弟，你先別過去，老哥哥於成人老功在，本領高強，我看老人家在達摩堂跟假人動手，遊戲三昧，那是鬧著玩的嗎？老人家怎麼說咱們怎麼聽就是了。先讓老哥哥打個三仗，老人家一帶頭兒，咱們就按著他的辦，因為哥哥是說合人嘛！他要傷人，咱們待會兒動手也傷人，他要弄死人，咱哥倆也別含糊，可他要不要弄死人，你我弟兄也不能手黑心狠。」海川點了點頭：「哥哥，好吧。」只見老俠於成邁步往前來到切近，一看陸占鼇，虎視眈眈往那一站，懷抱短把牛頭鎗，他就是陸寅、陸豐的本家叔叔。陸占鼇怎麼第一個就過來了？他有點兒驚扭哇，因為陸寅、陸豐是通過自己介紹來的，我姓陸的也是鐵善寺門人弟子，像陸寅這樣的人根本不能往山上帶，那麼既然領來了，也出了事兒，到現在我姓陸的不過去寒碜哪！陸占鼇想到此，抱著短把牛頭鎗邁步往前來，雙手一分，「噲」的一下，用手點指：「老兒於成，你敢到金銀亂石島前來撒野，認識俺金錢水豹陸占鼇嗎？」老俠一陣狂笑，「哈哈，陸老六哇，你有幾合的勇戰，敢在老夫面前發狂？我要讓你在我的眼前頭轉上一個圈兒，我一百零一歲就算白活！畜牲，進招來！」「亮你的軍刀！」「叫我亮軍刀，你也配？跟你動手還用亮軍刀，我就這兩隻肉巴掌你也不是對手！」

陸占鼇也真急了，往前這麼一趕步，左手牛頭鎗一晃面門，右手牛頭鎗蓋頂就砸。於老俠剛才跟假人打了半天，說真的，假人終歸是假人，真人終歸是真人呀，假人到底好對付，真人可不成啊！短把牛頭鎗，又沉又猛，陸占鼇個兒也大，手一晃，右手鎗就到了。老人家一甩臉，右手一捋領下的銀鬚，伸左手就要抓他的鎗桿，金錢水豹陸占鼇可就不敢往下砸了，但是他想跑可辦不到了。只見老俠於成腳尖點地，「噌」的一下往前一進身就來到他的跟前了，伸左手一晃面門，右手「烏龍探爪」，照定陸占鼇的胸口，「嘭！」

的一掌就打上了，金錢水豹陸占鼇「呀！」一聲慘叫，撒手扔短把牛頭鎗，「噠噠噠，咕咚」往後一躺，兩腿可就翹起來了，老俠一個箭步就躡過去了，把陸占鼇的右腿腕往下這麼一穿，就是右腿的膝蓋，猛然間雙臂用力，往起一震一抖，咔嚓！右腳連著左腳往起硬抬，硬把陸占鼇給一劈兩半了！腸子肚子往外一流，鮮血迸濺。老人家把這半拉身子叭唧往這兒一拽，用手指點：「就憑你也跟於老太爺這兒說瞎話，我把你猴兒崽子劈嘍！」老人家鬚眉倒立，虎目圓睜，一托鬍子，真是墜角蒼龍，落牙猛虎啊。

孔秀一瞧道：「唔呀，這個老頭子十分厲害，說著說著好話兒嘛，就給劈了一個！」哎喲！大家伙兒瞧著這老頭兒，心說真可以嘿！金銀亂石島大廳前呼啦啦一陣大亂，噼楞楞軍刀碰響，六寨主叫人家給劈了，五寨主探海燕程志遠打墊步擰腰過來，嘩楞楞一抖自己的五股烈燄托天叉，眼睛都紅了：「姓於的，傷我的六弟，可知道我探海燕程志遠的厲害？」「哈哈，小子，你有什麼厲害的，過來吧！」程志遠往前一趕步，又在後，左手攥著前把，右手的後把一扣腕子，「喇」的這又飛來，照著老俠於成的頂梁就砸下來了。老俠於成向左這麼一滑步，伸右手一刁他的右手手腕，往回一拉，「叭下巴你！」伸左手一摳他的肩膀頭兒，「啪！」這一掌把程志遠就打了個前栽，「噼楞楞」，大叉扔下了。老人家就勢用左手一揪他的脖子：「起來吧爺們兒！」如提稚子嬰兒，把程志遠給提溜起來了，伸右手一托他的屁股蛋兒，老頭把他舉起來了。「我摔死你！」話音未落，老俠於成把程志遠的腦瓜照著硬地上一摔，「啪！」哎喲，探海燕程志遠的腦漿迸裂，當場斃命！

侯振遠一瞧，對海川說：「得！明明鐵善寺說咱們哥兒倆傷他的門人弟子，你瞧，這又出來一個幫忙的了。老頭子也乾上了，眨眼之間劈了一個摔死一個。」大廳前亂得更厲害了，鑼聲響得更邪乎了。猛然間旁邊有人說話：「老兒於成啊，我要你的命！」哇呀呀怪叫如雷，紫面二郎魯明通，手持萬字連花砲，飛身形過來。「喇！」「雙風貫耳」，照著老俠於洞海的左右太陽穴，峨眉枝子就紮下來了。老俠於成雙手一合往上一支，「噠！」「燕子分雲」一扒他的兩隻胳膊，上右步踏中宮往前一搶身，一伸右手，照著紫面二郎魯明通的面門上，「啪」就一掌，這一下真叫脆呀！把紫面二郎魯明通的腦袋給砸碎了，一聲慘叫，撒物扔砲咕咚就躺下了。三家寨主哪也沒能跟老俠於成打上一個回合呀！進招一動手就力不從心，刀丟人亡。

這一下就把金銀亂石島的人給鎮住了。「哈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海川哪，哥哥可累壞了，我再不能動手啦。你看看，他們這不是九家寨主嗎？這麼辦，三三見九，咱們一個人仨，我這仨算完了，可得瞧你們哥兒倆的啦。」聖手崑崙鎮東俠侯振遠一按劍把頂碰簧，噼楞楞一聲響，龍淵古劍離鞘，劍鞘子往背後一別，一托領下的銀鬚：「老哥哥，您請一旁休息，看我的！」老人家說著話，邁步往前走，用手點指：「你們這些不講信義的東西，竟敢欺騙我弟兄，今天老夫侯振遠是大開殺戒，哪一個不怕死，過來！」馬彪高聲喝喊，「眾家兄弟，哪一個過去，會鬥老兒侯廷？」旁邊有人答言：「大寨主，小弟前往。」老俠侯振遠一抬頭就看見這人了，瘦小枯乾一身青，掌中端著鈎連槍，正是沅江三鼠老大，金毛鼠寶勇。他跟人家堂堂侯振遠的本領比，是天淵之別呀，閉著眼都能贏他。就見老俠侯振遠這麼一斜身，伸手一抄，嘭！把他的鈎連槍就給攔住啦，寶勇打算撒槍，焉能能夠？老人家龍淵古劍往前這麼一推，劍走順風掃敗葉，「喇」的一下就到了，正從脖子上過去，由於寶劍太快了，這個腦袋沒動活，寶勇五官挪位，臉色兒一發青，面部驚攣，老人家用右腳輕輕一點他，就看金毛鼠寶勇頭身兩分，「通」的一下身子躺下了，腦袋「咕嚕嚕」一滾，「撲」一腔子熱血噴出來了。老俠侯振遠左手一扔槍，一控寶劍，鼻子眼兒一省力：「哼！還有哪一個？」

銀毛鼠寶志一瞧：「哎呀，哥哥哎！兄弟替你報仇。」他來到侯振遠面前說道：「老兒侯振遠，你把我兄弟殺死，父兄之仇不共戴天，焉能不報？老兒，哪裡走！」銀毛鼠寶志邁步往前走，「啪」一顛鈎連槍，「紮！」惡狠狠對準人家的肚子就來了，老俠侯振遠向左一晃身兒，拿寶劍一搭他的槍桿，「喇」的一下，龍淵古劍就搭上了，寶劍往前這麼一推，他想撒手，可他沒有人家的把式精，沒有那麼快的手法，寶劍知道要壞了，打算撒來不及了，龍淵古劍就這麼一推，寶志的左手就折了，手叭唧掉在地下，「哎呀！」沒等寶志嚷完，寶劍又向前一推，「仙人指路」，正是寶志的肋窩兒上，「撲！」沒使多大勁兒，就紮進去了，跟著往回撒劍，侯老俠墊步擰腰出去了。只聽「咕咚」一聲響，死死栽倒，銀毛鼠寶志當場喪命。老俠於成心說：兄弟你也夠狠的呀！老俠剛一控寶劍，越江波浪鼠寶明飛身形，高聲喝喊：「老兒侯振遠傷我兩位兄長，你、你、你、你哪裡走？」往前一趕步，「叭！」一顛鈎連槍，「霸王卸甲」，摔桿一槍。侯老俠要想制死他呀，不費吹灰之力。老人家控著寶劍，推著領下的銀鬚，縱鬚眉睜虎目抬頭一看，槍砸下來了，連理都不理他，上右步跟身，寶劍往裡一推，右手往起這麼一托，「進步撩陰」，就在這越江波浪鼠寶明的小肚子上擦，撲！紅光迸現，一下就開了膛了，「呀！」一聲慘叫，「咕咚」躺下了，哎呀，眨眼之間，雙俠斬了六個寨主，這是他們隱藏惡賊，不講信義的結果。

戲水駝龍殿魁天豹一瞧，「哎呀！」哇哇怪叫如雷，「嘩楞楞」一抖自己的鑲鐵虎尾三節棍，墊步擰腰往前走，邊走邊喊：「嘿！老兒侯振遠還我兄弟的命來，認識你家三寨主戲水駝龍殿魁天豹！」「啪！」一抖三節棍，棍沉力猛啊。侯老俠一控寶劍：「一個樣兒！」剛說到這兒，海川把包袱皮打開了，往腰裡頭一圍，懷抱子母雞爪鴛鴦鉞來到了跟前，「哥哥，於老哥哥不是說了嗎？咱們哥兒仨是一人三個。於老哥哥三個完了，您的三個也完了，這三個您讓給小弟吧。」老人家侯振遠一瞧，有點不公平，金錢水豹陸占鼇他們仨能為不大，戰勝他們也不太費力，這沅江三鼠的能耐更是平常，怎麼單單給兄弟童林留下這麼仨呀？大寨主馬彪、二寨主谷瑞、三寨主殷魁。但是話已經說在這兒了，便道：「兄弟，多加小心。」老人家一控寶劍，劍上有点血，完全順著血槽兒流下去了，真是價值連城的寶劍哇，斬金斷玉，殺人不帶血！老人家把寶劍入鞘撞好以後，轉身形往回走。海川「噼楞楞」矮身形一分雙鉞：「殷魁，認識俺童海川嗎？」「呸！小兒童林，滅我鐵善寺的山門，滅門戶之仇焉能不報？哪裡走！」「嘩楞楞」一抖鑲鐵虎尾三節棍，掄起來蓋頂就砸，這是頭一下。海川跨右步收左腿，微然閃身一瞧他，他把三節棍一帶，「喀稜」一下變成了「橫風掃月」。海川往下一矮身，縮頸藏頭一躲，殷魁反腕一抖，「仙人解帶」，「嘩楞」連甩三棍。海川這才往左一上步，左手鉞一點腕子，右手鉞往前推，奔他的上盤來了個「金猴戲月」，對準殷天豹的太陽穴就點，殷天豹用三節棍往上一找，海川往下墜肘沉肩，左手從底下往上一翻，來了個「馬刨鉞」喇的一下，這鉞就奔他的小腹了。殷天豹往後一撤步，兩個人當場就打

在一處。殷天豹能跟海川打幾個回合，那功夫就很不錯了。

大廳前燈火齊明，血染夜空，屍橫地下。海川把雙劍的招數展開了以後，功夫是真好哇！腳踩八門，亞賽兩枝梨花一樣。老俠侯振遠跟眾家弟子以及孫亮、李英這些人全瞧著，完全被這場戰鬥給吸引住了。所有的嘍兵到現在也不敲鑼了，聚精會神地瞧著，更甭說馬彪馬雲龍跟谷端谷仙知了。但是老俠於成可不然，他暗自思忖著：千里為官自是為官，千里為財自是為財，我們弟兄三個人跑到這兒殺人流血解悶來啦？不是啊，豁出名譽去破達摩堂為的是那四個賊呀！好嘛，這兒淨顧打架殺人，這賊要跑了誰管呢？老人家於成仔細一看侯振遠，明白侯振遠的心思是保護兄弟。賊我先不拿，我得看著我兄弟，別讓我兄弟童林出點危險。等看到海川穩操勝券的時候，於老俠便往後撤身，趁人不注意，就撤到這些人的後邊去了。撤來撤去，來到西房的廊沿下，站在這個地方，往北大廳前頭看，韓寶、吳志廣、陸寅、陸豐果然交頭接耳，雖然說不動聲色，但看得出來這四個小子要跑。

其實啊，鬧海金鰲吳志廣、陸寅、陸豐都沒這心，主要的是小粉蝶兒韓寶。這個小孩兒長得又好又精明，他這麼一琢磨，心說：還瞧哪！九家寨主已經死了六個了，就衝著這個也照樣不行啊！眼看著九家寨主前後全得完，達摩堂也破了，咱們還不跑，在這兒傻瞧什麼哪？暗中一拉吳志廣的衣襟，吳志廣斜身一看他：「嗯，什麼事？」「哥哥，還不走哇？不能再留在這兒了，眼看著金銀亂石島大勢去矣。」「呃，這，這合適嗎？」「喝！哥哥您真心眼兒實。」吳志廣想：人家金銀亂石島眾家寨主為了我們弟兄都玩了命了，都死了人啦，咱們跑了像話嗎？韓寶心說：這個你管得著嗎？逃跑要緊。

吳志廣問韓寶：「兄弟，四水團圍，咱們不認得道兒哇！」這下給韓寶提醒了，「對！往哪兒跑？即便會水，從哪兒走哇？」他一想陸豐可能對這兒熟悉，便一拉陸鬆坡的衣裳襟兒：「哎！陸寨主，看這樣兒可能不行了，我們再在這兒留戀下去，就要剪翅了呀！」「噢！」「這金銀亂石島除了寨門以外，有出去的地方嗎？」「你們哥倆的水性怎麼樣？」「水性還湊合。」「要是湊合，有一條道。西北鵝頭峰上的破草棚裡有一根石柱，這石柱上盤著一盤大繩，繩子的一頭在石柱上頭拴著，把這盤繩頭順山頭吐嚕下去，正到下邊的江邊上。咱們順著繩子可以下去，浮著水奔西北方向就出去了。」

「陸爺，事不宜遲，咱們一個一個地撤進大廳，從後窗戶走。」「好吧。」

陸鬆坡一拉陸寅，衝著陸寅一努嘴兒，那意思進北大廳。展翅彌猴陸寅陸曉村一抹頭，驀地進了北大廳。跟著陸鬆坡、吳志廣也進去了，最後韓寶看了看沒人注意，一撤身也進去了，四個人合到一塊兒。這個時候讓陸曉村上了八仙桌把後窗戶支開，韓寶說了聲：「走！」四個人前後墊步擰腰，「噌噌噌」全都躡出後窗，腳踏實地。「三位，隨我來。」這三個人往後頭跟著陸鬆坡一直往西北走。越過西北寨牆，借著星斗的光華照耀，看得真真切切，離開金銀亂石島的大寨了，仍然聽見大寨裡喊殺連天，正在酣戰，還打得歡著呢！

陸鬆坡引著道路，順著羊腸小路，沙沙沙沿著山坡一直往西北來了，越走離著大寨越遠，盤著山道上來，來到西北的鵝頭峰上。這裡是整個金銀亂石島最高的地方，站在山頭上往外觀瞧，果然發現了一個破草棚子，把這破草棚子推到了，有個石頭柱子在裡頭埋著，有一大盤繩，繩有雞蛋這麼粗。四個人把這盤繩子完全都抖開，把一頭拴在這石柱上，拴得很結實，很堅固，查查繩子，也沒有咬的地方。韓寶「嘩」的一下把這盤大繩順著山頭：「撲嚕嚕嚕」推下去了。韓寶一看成啦，衝著陸豐一抱拳：「陸爺謝謝您哪，咱們各自逃生吧，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，我跟我哥哥，跟你們二位告別了。」陸豐一擺手：「韓少莊主，您先等一等，您會水，可能吳少莊主也會水，我呢水性還不錯，可惜我兄弟陸曉村不識水性，一下水就抓瞎了，你們哥兒倆跟我們哥兒倆當然也是一路啊，我想咱們一塊兒下去，你們哥兒倆幫個忙，我把我兄弟設法救出金銀亂石島，然後咱們再分道揚鑣，您看好嗎？」這韓寶可不樂意，他想：我跟哥哥吳志廣是雲南八卦山九宮八卦連環堡的少莊主，說得講得，上三門弟子，江湖上的好漢，綠林道上的英雄，身上沒污點，即使說盜國寶，那為的是跟童林賭一口氣，盜國寶絕不怕死，我們這案子到哪兒也說得出去，我們也敢往外說！你們二人就不然了，在雲南府殺害少婦長女十八條命案，你們二人是臭賊，頂風臭八百里地，提起來叫人家唾罵！你們盡乾損陰喪德之事，怎麼能跟我們哥們兒在一塊呢？不為了逃生，不為了避風，甭說跟你們倆人在一塊兒生活，上茶館都不跟你們一塊兒喝茶，上飯館都不能一塊兒吃飯！趁這機會趕緊分手就完了。想到這兒韓寶說：「陸爺，您這話不對。說真的，我們是在一塊兒，可這是為了人家金銀亂石島的眾家寨主給我們弟兄遮風擋雨。現在已經大禍臨頭了，我們哥兒倆的案情太大，我們盜的是國寶哇，跟你們哥倆兒的案子不一樣！陸爺，您多原諒。」韓寶這個小孩拉得下臉來，陸豐也明白，不是說這麼一會兒的工夫不願意跟我們哥倆在一塊，實因為我們哥兒倆乾的是見不得人的事兒。「韓爺，咱們說句不客氣的話吧，不是我陸豐帶道，你們哥兒倆也到不了這兒，想走也走不了，不就這麼一點兒工夫了嗎？咱們順著大繩下去，由你們哥兒倆幫幫忙，哎，把我兄弟救出去，您東我西，各行其道，咱們就分手了。就這麼會兒工夫都不成嗎？」韓寶還要說話，吳志廣不樂意了，他想：你這孩子怎麼沒人性啊，過河就拆橋，沒人家引道兒到不了這兒，剛到這兒您就惦著跑，這像話嗎？兄弟呀，既然陸爺這麼說著，乾脆咱們就趕緊下去，事不宜遲，幫著他們哥兒倆出去，咱們再分手，也不算晚。」韓寶心說：沒心沒肺的！只好萬般無奈地說：「那好吧，快！先把這大繩抖了抖，頭一個陸豐先下去，二一個陸寅下去，陸豐在底下接著他。」韓寶說完了，大家按順序順著繩子來到下頭，然後把衣服收拾一下，軍刃包裹都紮緊了，紮好了。

只有一個一丈來寬的斜坡，江水聲如牛吼，浪花拍岸，從西北下來的水正叫這山擋住，夜晚之間聲音大極啦！嚇得陸寅直哆嗦：「噢，真厲害！」陸豐說：「來吧，你們哥兒倆一邊一個。我架著他，你們給幫著點忙，咱們把他渡過去就得。」陸寅搖頭，臉色蠟白：「哎，我瞧見水就暈哪！」剛下水，水一涼，陸寅又哆嗦開了：「不成哪，再往前走就沒底兒啦！」陸豐一想，便道：「這麼辦吧，乾脆我蹲下，你趴在我身上，我背著你，讓他們哥兒倆一邊一個架著點兒，這還有錯兒嗎？」「哥哥，我，我，說真的我害怕，到時候你一累了，你往下頭退，一個猛子走了，我怎麼辦呢？這麼辦得了，你弄根繩兒呀，把咱們倆人拴上，我掉不下去就成。」韓寶是急於要走：「哎，我說陸寨主，這個辦法很好。」陸豐沒法子了，把自己的煞腰絨繩兒解下來，讓陸寅紮好了，連陸寅帶陸豐兩個人叫韓寶這麼一捆。拴好了以後，陸鬆坡再下水，韓寶、吳志廣也跟著下來了。水一涼，這陸寅就掐陸豐的脖子，陸豐勸慰地說：「哎，兄弟，你別掐我脖子呀。」「不是，這水涼。」「水涼你也下不去的，你怕什麼？有我這兒背著你呢！再說還有二位少莊主爺保著你的駕呢！」「唉，好吧！」他摳住了陸鬆坡的兩肩，四個人往前走了沒幾步，就沒底兒了，他們踩著水露著少半截身體，呼悠呼悠，可就往西北方向頂著水流兒下去了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老俠於成察覺四個賊人要逃跑，就來到這西房瞧著，四個賊一嘀咕，一個一個都進大廳了，老俠於成一轉身兒一拔腰就上了西房，又打西房下來，就上寨牆了。往前走了幾步，燕子三抄水兒，飛身形上了北大廳，在後坡這兒往北看，果然這四個賊人往西北了。噢，要跑！老頭兒飄身下來悄悄地在後面跟著。四個賊人出去，老頭兒也出去了，四個賊人盤著山道上了西北鵝頭峰，老俠客爺也跟到西北方向的這山頭上，然後找了塊大石頭，老俠這麼一藏，觀看著動靜，只見這四人弄開草棚子以後，露出一根將軍柱大石頭，查看繩子也十分細心。他們所說的話，老俠客爺全聽見了。

於爺這個樂！韓寶這小孩兒還不錯，不願意跟這兩賊一塊兒呆著，這還叫潔身自愛！可惜，冤家你不應該盜國寶，陷害童林哪！等這四個賊人順著大繩下去，老頭可就過來了，站在山頭兒往下看，眼神再好，也看不真。一來星斗的光華雖有一點兒亮，但叫這山給遮著，這是陰山背後，往下太深，什麼也看不見。老俠一想：看起來呀，我還得非下去不可。長身形四外觀瞧，輕肅肅，靜落落，沒有一點兒人聲，確實沒發現人影兒。老俠一瞧成了，把小辮兒挽住了，煞腰的絨繩和自己的軍刃雞爪鏈子抓全解下來，然後把自己長衫短褂兒、中衣兒、褲衩、襪子鞋全都脫了，一百零一歲的老人脫了一個赤條精光！老人家把衣服鞋襪一樣一樣全都疊好了，軍刃放上。看了看眼前的這些塊兒石頭，有這麼一塊，起碼得有個四、五百斤，老俠拿著這些東西到了這石頭切近，展鷹爪力往底下這麼一插，就摸住這石頭的根部了，丹田一叫力，往起一撬勁，說了一聲「起！」就聽老人家全身骨頭節「嘎嘎嘎」一響，把這塊大石頭抬起這麼一尺來高！軍刃、鞋襪都放在底下，輕輕的一撒手，這石頭就壓住了。老頭兒想：我別丟了東西，丟別

的也不要緊，不就栽個跟頭嗎？我把衣裳都丟了，一百來歲了，我寒碜不寒碜呢？現在想偷我，嘿嘿，得費點勁！老人家把自己的鬍子這麼一搓，挽了一個圈，再一拴，結了一個扣兒，然後老頭兒到了繩子切近，再往下看，依然看不見。施展老猿墜枝倒採甘泉之技，老人家住下一探頭兒，雙手一抱大繩子，頭朝下，兩腳一抱，「哧—！」老俠客可就下來了。等來到底下一翻身，腿下來一撒手，蹲在這江坡兒上往北看，這一來倒看真了，水皮上頭，浪花兒打著，有四個腦袋。當中一前一後是倆，左右各一個。「嗯，來吧。」老俠一出溜，下水了，心說好涼啊！老人家覺著水，喇啦啦，越游越快，越游越近，四個人的頭都看出來了。您要讓老俠看出來是誰是誰，甭說老俠客爺對這四個人都不怎麼熟悉，就算熟人你也看不出來。這時，老人家一褪頭，就入水了，搖頭換氣，睜目視物，一個猛子下來，兩三丈深。從底下可就奔這四個賊人的腳下來了，約摸著差不離，輕輕地提氣往上來。他們游得慢得多，因為有個陸寅不會水。老人家借著星斗透過來的一點兒光芒，影綽綽看得見八隻腳。老俠這麼一瞧，好像有一個不會水的，因為他雙腳不動，老人家琢磨：噢，捆著哪！一個背著一個，一邊一個，我要伸手拿當間兒的，是倆，准跑不了。但是我要拿邊兒上的，我只能拿一個，可能就要跑仨！乾脆，我還是拿當中的吧。這樣，老人家一伸手，就把陸豐陸鬆坡的左腳腳腕子一下攥住，往水裡這麼一拉，韓寶、吳志廣都是驚弓之鳥啊，就知道底下來人了，「喇」的一下，本來他們倆人就惦著不管呢，借著這個機會就更不管了，踩著水「喇啦啦啦」這兩個人可就跑了。老俠往下這麼一拉，一看陸鬆坡，他會水，搖頭換氣，閉著嘴不喝水，陸寅「咚咚咚」三口水就暈了。老俠一想：不喝水！

哪能由得你呀！伸右手往前探，照著陸鬆坡的胳膊窩兒拿手指頭這麼一點，「噎」一下，這陸鬆坡樂大了！「咚咚咚，」就喝了三口水，三口水一下去，他也暈了。老人家一提氣，別給淹死呀，讓倆人的腦袋都露到水面上頭來。

老人家覺著水，左手抓著這倆賊，可就往回來了。到了江邊上，拉到這繩子底下，老人家把倆人的腦瓜兒衝下，拿繩子就把戲水江豬陸鬆坡哥倆的腿腕子給捆住了，捆得十分結實，然後老人家一個人倒著繩子，眨眼之間來到上邊。馬上又把他們倆人提上來，大繩子也上來了。把倆人的繩子解開了，一邊一個，腦瓜兒衝下空著水。空了一會兒水，老人家拿腳尖兒輕輕的點他們倆人的腰眼兒，慢慢的「呱呱呱」往外流水。時間一大，還是陸鬆坡先醒來了：「哎呀。」老人家抹肩頭攏二臂，四馬倒攢蹄兒把陸鬆坡給捆了，過了一會兒，陸寅陸曉村也緩過來了，直哼哼，於老俠把陸寅也給捆了。然後老人家一提這大石頭，把自己的東西拿出來了，先把手巾拿出來，渾身上下擦乾淨了，把鬍子小辮打開，擦了擦，不流水了，一樣一樣把衣服穿好了，軍刃圍上，手巾往自己的絨繩上一掖，這才過來看這倆賊。一揪倆人的辮子，兩人一抬頭，「哎喲！」老俠於成一瞧，壞了，敢情是陸寅和陸豐！這叫兄弟童林瞧見多不好哇。唉！我要知道那倆是，我還是要拿那倆呀。「嘿嘿！」

老俠點指二賊：「你們倆人胡作非為損陰喪德，多不好哇，我先把你們倆人逮住，免得叫人家姑娘媳婦倒霉。」老人家於成一想，怎麼走呢？嗯，這樣吧，老人家把他們倆人捆上了，用繩子頭兒這麼一係，把他們倆人身上的水往下擠了擠，然後老人家把他們倆提起來，往自己肩膀上這麼一放，就跟背著啣碼子一樣，右手往前一推，左手攔在後頭，往後一推，別讓他們倆人身上的水，把衣服弄濕了。

老人家就這樣兒順著原道兒回來了，好像天已經大亮了，看哪裡都看得清楚了，大廳前燈火也不亮了，喊殺聲也沒有了。只見仨一伙、倆一伙的嘍囉兵四處奔跑，會水的先跑了，想撿點東西的，到後寨找一找，連掖帶藏地也跑了，還有找船逃跑的，總而言之，都沒人管了。老俠於成順著西寨牆直奔三道寨門，然後就奔大廳院兒裡來了。

這個仗打了一宿，海川跟戲水駝龍殷天豹兩人當場動手，十幾個回合，海川看了看殷魁的能耐確實是不錯，三節棍走掃堂，海川腳尖兒一點地，長腰起來，右手鉞一掠，鏟、架、抄、撈、掠、叨、撕、拽、旋、擰，招法大展，一掠殷魁的上盤，殷天豹的三節棍走空了。他一回頭，迎面右手鉞又掠腦門子，他往下一矮身，海川右手鉞往前支，退左步，「啪」一調臉，一個「鵬展鉞」，這個鉞尖子正打在殷天豹的後腰眼上。殷天豹一聲慘叫「哎呀！」把三節棍扔了，人往前一栽，當時死於非命。海川一伸鉞，上步一斜身，「大鵬展翅」一發威，只等玉頂白鶴谷瑞谷仙知過來了。馬彪看著三弟殷天豹動手，九家寨主已經死了六個了，就問谷瑞：「兄弟呀，沒事你捅這麼大的漏子乾嗎？韓寶、吳志廣、陸寅、陸豐跟你我弟兄素無瓜葛，當然，咱們是鐵善寺的門人弟子，為師兄弟報仇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至於鬧到這個份兒上吧。」

大廳前殺人流血，九家兄弟已經死了六個了，馬彪很不樂意，谷瑞也明白，到現在殷魁一死，谷瑞心說，怎麼著我也得來一下子！就見他刀把頂崩簧「噹楞」一聲響，厚背雁翎刀亮將出來，墊步擰腰過來：「好童林！」往前一欺身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刀走纏頭裏腦，這刀就下來了。海川「大鵬展翅」，分開雙鉞，抬頭一看，「喇」的一下，這刀奔自己的腦袋刺下來了。海川左手鉞尖子往起這麼一支，右腿往前一走，就奔谷瑞的三里穴了。谷瑞谷仙知腳尖一點地長腰起來，海川一扁左手，「喇」的下，就照谷瑞的肋窩子紮進去了，然後往後一撤鉞，一抬腿，谷瑞的死屍就出去了。老俠侯振遠心說：兄弟海川敢情到了時候也有點兒狠勁！你這仨比我們哥兒倆那六個都厲害呀。

三孔獨角蛟馬彪馬雲龍一瞧，哇呀呀怪叫如雷，「嘩楞楞」一抖虎尾三節棍：「小兒童林哪！」往前一槍身，雙手攥著三棍當中的一節一抖，來了個「雙搖風火輪」，直奔海川的太陽穴就來了。海川往下一矮身，縮頸藏頭躲，右手鉞往前一推，右腳跟著往前滑步，一陣風奔他的迎面骨就戳來了，大鉞尖子鏗明瓦亮，利銳鋒霜。馬彪馬雲龍腳尖兒一點地，長腰躲過去，調臉兒攥住棍頭，「一字棍」對準海川的頂梁就砸。海川往旁邊一閃身，左手一搭，上右步，右手鉞「麒麟吐書」。馬彪「點手喚羅成」，三節棍的棍頭過來用左手一抄，拿當間兒這一節一頂海川的手腕子，海川右手往起一提，人家單撒手，「嘩楞」一掃，掃了一棍，海川拔起來，兩個人當場動手就打上了。八法神鉞，腳踩八門，按八八右四式上中下走三盤，子雞爪鴛鴦鉞施展開了，遍體紛紛，如飄瑞雪，快極啦！馬彪一瞧，哎呀，自己的能耐在哥兒九個裡說最好，但要比起人家童林來，還差得多呢！人家的軍刃出奇，招數出奇，身法太快，自己不敢疏神大意。兩人一場凶殺惡戰，十幾個回合開出去，海川一瞧：嗨，你也就是這麼兩下子，沒什麼出手的本事，不過是佔山為王，落草為寇！你在這兒一呆真跟海外天子一樣，隱匿國家盜寶的欽犯，隱匿採花的賊人陸寅、陸豐，到現在只落得山破人亡，你們是咎由自取呀！馬彪，你是頭兒啊，殺了你八個兄弟，如果不幸你，這八個人死後心都不甘！馬彪馬雲龍「橫風掃月」打海川的腦袋、脖子，三節棍「噹」的一下就到了。海川往下一矮身，右手鉞一搭他的三節棍，左手鉞往前一推，這手功夫叫「小鬼掏腮」。海川的雙鉞就跟擰麻花一樣。馬彪往後一撤步，海川右步奔右滑，右手從左手胳膊肘兒底下穿過去，「大鵬展翅」喇！這右手鉞就等馬彪往回撤的時候，直奔馬彪的腦袋。馬彪橫棍一架，敢情這下是假的，海川就知道你這棍准得往上抬，你的中盤以下就露空了，這樣海川一甩臉，一背身兒，左手鉞一反，在馬彪的肚子上「撲哧」，大鉞尖子就紮進去了，咬牙一挺勁兒，馬彪一聲慘叫，一命嗚呼了。要說馬彪這個人也不算忒壞呀，就因聽了谷瑞的話，跟人家三俠不講信義，到現在只落得血染廳前！

海川一看馬彪死了，往後一撤步，雙臂一振，一發威。侯老俠高聲喝喊：「海川哪，罪魁禍首死了就完了，趕緊設法捉拿四寇！」這個時候才給李英、孫亮提了醒兒，沒有人家侯振遠這句話，都想不起拿賊來了！海川的頭腦也「轟」的一下，自語道：「對呀，我淨弄死人了，就忘了捉拿韓寶、吳志廣等人的事了。」這時再瞧韓寶、吳志廣、陸寅、陸豐，蹤影不見，大廳前的兵丁四散奔逃。老人家侯振遠可說話了：「罪在九寨主身上，與兵丁無乾，他們願意跑就讓他們跑。」眾人來到大廳之內一尋找，四個賊人沒有，分散開再找一找，不管怎麼找也沒有。這工夫可是不小了，大廳前的嘍囉兵已經全跑淨了，九家主的屍體橫躺豎臥在大廳前一片。哎呀，是夠慘的呀！爺兒幾個聚在一塊，李英、孫亮傻眼了，海川也傻眼了。突然海川想起什麼似的問：「嗯？於老哥哥呢？」「是啊，咱們光顧了找賊了，忘了於老哥哥上哪兒去了，你們大傢伙兒誰看見你們於師伯啦？」小蓮花於秀也找上了：「我大爺怎麼一會兒工夫就不見，老人家這麼大的年紀幹什麼去了？」於秀真著急啦！這時，孔秀過來對侯振遠說：「唔呀，師大爺，於師大爺上哪兒杳裡去啦，小子我是知道的。」「孔秀哇，你知道你師伯上哪兒去啦？」「哎呀，師大爺呀，不瞞您說，我

認為老人家這麼大的年紀，嘍囉兵四處奔逃，一跑可能把他老人家給踩死了。」「胡說！」「是、是！我胡說。」於秀也不樂意呀：「有這事嗎？」

正在這個時候，從三道寨門外，有人哼著就進來了，「哎呀，哎呀，這回可把我累壞了！」大伙兒一瞧，啊！老俠於成從外頭進來，肩膀頭上前後揹著兩人。海川萬分高興，還是我哥哥呀，把韓寶、吳志廣給我拿了，咱們光顧得作戰，就忘了拿人了。老人家把這兩個賊「叭唧」往地上一拽，站在這兒說道：「哎呀，可把我累壞了，哈哈，怎麼著，大廳前這些事兒都完了？」海川搶步進前過來一躬到地：「哥哥，光顧了戰，可就忘了拿賊了。萬沒想到老哥哥這麼大的年紀，幫了我的大忙啊。您把韓一，啊？」海川一邊說一邊低頭看，不對，是陸寅跟陸豐！這時大伙兒可就全過來了。

老俠於成笑嘻嘻地說：「兄弟，你認為我拿住韓寶、吳志廣了？你給我道道謝，我看這謝就算了。是哥哥我把算盤打錯了，讓他們倆人跑了。我想拿兩個總比拿一個強，沒想到拿著陸寅跟陸豐了，這也算是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啊，總算他們倆人損陰喪德辦壞事，現在撞到哥哥我的手底下了。海川，你放心，哥哥我這麼大年紀既然打家鄉出來了，趕上兄弟你有這事兒，什麼時候幫你拿住韓寶、吳志廣，什麼時候哥哥我回家。拿不著，我不回家！」海川聽完了正要道謝，侯振遠過來了：「海川還不趕緊給哥哥磕頭道謝。」海川一躬到地：「老哥哥待我童林如此恩德，請上受我童林一拜。」「起來，海川。侯振遠，你不用拿話兒拴我，姓於的什麼時候說話也算數兒！」「那我就替我兄弟童林謝謝哥哥您了。」李英、孫亮瞧見了：「哎呀，老俠客爺，我們給您磕頭啦。」「二位起來，咱們沒多大交情，我也不是誠心拿的他們倆，誤打誤撞，該著你們倆省點兒事。你們也別給我道謝，我也不讓你們知情。」「不！老人家，不管怎麼說，賊人是您拿的呀，您這一拿住他們倆，我孫亮就能得回故里，我的老母八十多歲，孩子又都很小，他們押在大牢已經三年了。這回，我們一家子二十七口就能出牢哇！李士鈞就能洗雪清白呀，我們倆人能不感念您嗎？」李英也連連的行禮：「老前輩，晚生謝謝您了。」

「得了，你們二位也算出了力了。這裡怎麼樣啊？」老俠侯振遠這才說九家寨主盡皆喪命，兵丁逃散。於老俠點頭：「這些賊人全無信義，該殺該殺。」

爺兒幾個說著話，太陽老高了。老俠於成說：「這麼辦吧。這兒也死了這麼多人，山寨也沒主兒了，李英、孫亮你們兩個找一隻船，把這兩個賊人放到船上，趕奔沅陵縣報案。順便讓官家到金銀亂石島來查山，該燒的燒，該要的要，該讓老百姓進山開墾種地的就讓他們進來。達摩堂乃武林精華，總該留下好好保護吧。不過這是人家官府的事情，咱們就不能多管了。大家分頭收拾一下，完了事之後，咱們到店裡頭見面，你們看好不好？」大伙兒連連答應。於老俠又對李英、孫亮說：「你們把差事交到縣裡，再趕奔雲南府銷票交案吧。」孫亮、李英答應：「是，老俠客爺，我二人一定照辦。」於老俠轉身對海川說：「派人先到船塢找一隻船，然後咱們爺兒幾個趕緊回店，王爺還惦記著哪！」海川答應：「老人家，您既然這麼說，咱們就這麼辦吧。」

李英、孫亮他們提著賊人，眾星捧月陪著老俠順著三道寨門奔二道寨門、頭道寨門，來到船塢。找了一隻小點兒的船，把兩個差事放上，一切安排妥當，李英、孫亮因公事在身，也就和眾位告辭，直奔沅陵縣報案去了。

老爺兒幾個也全都上了船，一支篙趕奔南岸。哎喲，等到了江邊上啊，黎民百姓可就多啦！因為一清早起嘍囉兵直往外逃，人們就聽說了三俠斬九寨主、大破亂石島的事，給本地除去了一害。大伙兒都認為是馬彪馬雲龍、谷瑞、殷魁這些人在山上辦壞事了，要說他們打家劫舍，胡作非為，還是沒有。但是，鞭長莫及，他手下的人沅江三鼠本來是賊，還經常背著他們哥兒六個，在山下做了很多壞事，殺人越貨，老百姓們很恨他們。一聽說三俠斬九寨主，拔了金銀亂石島這根釘子，從今後老百姓開著門兒睡覺都沒事兒了。嘿！人們全奔江邊上來了，人山人海地看熱鬧。一瞧老俠於成大高人，大貴頭，厚嘴唇，墜臉長鬚鬚，乾淨俐索真威風！再看侯振遠侯老俠客爺，肋下佩劍，跟個教書的老先生一樣。海川可就不不同了，紫微微的臉面，又年輕又虎實，穿著一身藍。小弟兄們也都有個相兒。老百姓交頭接耳，議論紛紛，都議論三俠斬九寨主這件兒。

大伙兒趕奔興隆店，進店往裡走，直接奔跨院。王爺他們早起來啦，這兒還不少的人哪，阮和、阮壁、閻保、鮑信、侯俊、侯玉、王三虎，還有二爺侯杰、叱海金牛於恒、蠟虎子白亮，大伙兒全在這兒哪！老少群雄十分著急，怎麼去了一夜不回來？王爺更不放心哪，跟二爺侯杰商量著，是不是派人到江邊兒上打聽打聽？這麼個工夫，眾俠客就進來啦，彼此相見，大伙兒全都坐下，王爺忙著問：「於老俠，振遠老俠客，海川哪，你們哥兒仨昨天帶著孩子們進山怎麼樣啦？孫亮、李英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老俠於成就把打賭大破達摩堂，他們如何背信棄義、激怒了我弟兄三人，大廳前斬九寨主、水擒陸寅、陸豐，現在已經打發李英、孫亮他們到沅陵縣辦案，辦理金銀亂石島善後事宜的全部經過跟王爺說了一遍。「噢，海川，老俠客既然把陸寅、陸豐給拿住了，哈哈！不要緊，老俠客一定能幫著你把韓寶、吳志廣給拿住，您說對嗎？」於爺心說：這個王爺心眼子太多啦！侯振遠就用話拴我，您這兒又來了！便說道：「王爺這個您放心，我跟海川已經說了，不拿住韓寶、吳志廣，我是絕不回家。」「那本爵我可給您道謝了。大伙兒擦臉吧。」擦臉漱口，喝了點兒茶，預備飯菜，大家吃完飯，等著孫亮、李英他們回來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伙計從外頭進來了，來到大伙兒跟前說：「哪位姓侯呀？」「噢！」老人家侯振遠一楞：「誰找我呀？我姓侯。」「噢。老爺子，哪位姓童啊？」海川搭茬兒了：「我姓童啊！」「噢，是你們老二位。外頭來了一個人，打算跟你們二位見面兒。」「噢，好，請進來吧。」伙計轉身形出去了，一會兒的工夫一挑簾兒，從外頭進來個出家人，爺兒幾個一看都不認識，這人歲數不算太大，三十多歲，細條兒的身材，穿著青僧袍，腰裡煞著一根絨繩兒，佩著一口戒刀，青中衣兒，開口薄底僧鞋，刀條兒一張臉，滿臉的橫肉，看得出來這個人很陰險！兩道似有似無的眉毛，青頭皮兒，還沒受戒呢！一雙眼睛不大，滴溜兒圓，小鼻子頭三角的菱角口，一對錐把子耳朵，領下無須，斜插柳兒背著個小包袱。伙計把這位大師傅引進來以後，就給指引著：「大師傅您瞧，這位姓侯，這位姓童。」「彌陀佛，侯老俠、童俠客，貧僧問訊。」老俠侯振遠一抱拳：「和尚，你從什麼地方來？我弟兄與你素不相識，來到店中一定有事吧？」「彌陀佛！您要問貧僧我，是從雲南孤兒山鐵善寺廟裡頭來，奉我家方丈之命，給你們二位投遞書信。」

老俠侯振遠跟童林都是一楞。傳說在武林中，鐵善寺好像比少林寺都早，它這門戶裡頭傳下來的一種功夫叫鐵蝠拳，一百零八式硬功硬架，據說年輕的小伙子就這一趟拳打下來，渾身都跟水撈的一樣，這拳腳很硬棒。它這個廟是十方長住，十方長修，可不是子孫院兒。子孫院兒呀，就是師傅死了傳徒弟，徒弟死了再傳徒弟。十方長住這種廟是外請當家的，只要您德高望重，夠那個身份，人家就可以把你請來。現在鐵善寺的方丈當家的僧名叫濟慈，年歲可不小了，有個美稱叫紫面伽藍佛，他的親兄弟是本廟的監寺，名字叫濟源，有個外號叫鐵面伽藍佛。親兄弟倆共掌鐵善寺。在他們哥兒倆上邊，也就是上一代的方丈名字叫亞然，江湖人稱水晶長老亞然和尚。這個和尚的門戶，跟童林他們是一門的，因為四大名劍的二爺就是個出家的和尚，叫碧目金睛佛姜達姜本初，姜二爺的大徒弟就是水晶長老亞然和尚。姜二爺一共是四個徒弟，二徒弟天海佛霞公長老寶瑞，三徒弟西方長老秋蟬，四徒弟現在是直隸省昌黎縣青雲山青雲寺的方丈，人稱青雲長老寶鏡禪師。姜老劍客爺這一生共有三對半鹿角棒。他自己使了一對兒，另外兩對兒，一對兒傳給了自己的大弟子水晶長老亞然和尚，他文武兩家、內外兩科俱臻絕頂，而且年歲也到了。論起來他是童林的師大爺，因為童林的師父是三爺張鴻鈞的徒弟，這是二爺姜達的徒弟，一僧一道。水晶長老亞然和尚這人有個缺點，就是護短，對自己的弟男子姪他本人十分愛護，要有別人欺負他的弟男子姪，他還有點不樂意。這個愛護可不是一般的愛護，近於溺愛，有的時候就成了放縱。那個時候濟慈、濟源還沒有那麼高的份兒呢！但他們的徒弟可以說桃李滿天下，尤其是濟源，他收了很多的徒弟，都屬於是佔山為王的。比方說鍾山獅子寨的金頭獅子孟恩孟少伯，他們師兄弟幾個是濟源的徒弟，紫面龍君羅烈跟這死了的三孔獨角蛟馬彪這些人也是濟源的徒弟。他們的徒弟即使在外頭有些個胡作非為，越軌殺人的舉動，也沒被鐵善寺的法規戒律制裁。

一來是由於水晶長老亞然和尚有點放縱，二來有時候說一說，濟慈、濟源就給攔了，只說：「您放心吧，沒什麼事。」其實呢，這些人乾了很多觸犯清規戒律的事。時間一長，濟慈、濟源的羽翼豐滿，本領也夠份兒了。老和尚亞然一想：我也沒法跟他們

一塊兒嘔氣了，得啦，我讓賢吧。這可是錯誤，因為這不是子孫院兒，應當是聘賢呀。水晶長老亞然就沒有，帶著自己的小徒弟金面韋陀法正，爺兒倆離開了鐵善寺退歸下院。對出家人來說，青燈古佛了此一生，深山老林小廟之中，爺兒倆有點吃的、喝的，與人無悔，與世無爭，就算隱避了。

當濟慈、濟源接過手來，又沒有老前輩在這兒監督坐鎮，沒人管了，他們的勢力可就更大了。金頭獅子孟恩孟少伯從金銀亂石島回來了，在兩位老人家面前花言巧語，搬弄事非，說了侯振遠、童林很多壞話，濟慈、濟源勃然大怒，要與侯振遠、童海川一拼生死。